

## Z 哲理小品

## 心是一块敲门砖

□青青子衿

有一天,一个女孩敲开沈阳农大一位退休教授的门,讨教什么样的树叶适合作画。

面对女孩满脸的期待,书生气很重的教授淡漠地与她交谈了几句,便借故拒绝了她。

女孩名叫张子颖,很有绘画天赋,从小拜师学艺。高考前,父亲下岗,懂事的张子颖放弃学费高昂的美术院校,考取了一所普通大学,但绘画一直是她心中的梦。

一次,张子颖去杭州旅游,偶然看到了“水幕电影”。

既然水幕可以放电影,那是否也可以在树叶上作画呢?于是,张子颖每天奔走在山林野外,采摘各类树叶,带回家处理后一一尝试,但均以失败告终。

有的树叶一煮就烂,有的却百煮不烂;有的终于可达到薄如蝉翼的状态,但画上去没有多久就腐烂了;有的落笔就断了,还有的什么都好,却不容易

着色……

那段时间,张子颖的房间就像一片沼泽,到处都是树叶,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异味。

张子颖听说沈阳农大有位退休教授年轻时曾做过类似研究,便马不停蹄地找了过来。

一个星期后,张子颖再次敲开教授家的门。教授见又是她,一脸不悦。教授的老伴很客气,倒了一杯水给张子颖。张子颖用手语回了个“谢谢”,这让教授很是惊异:“你会手语?”

张子颖笑着回答:“不会手语怎么跟主人家打招呼呢?其实我也是刚学的。”

原来,第一次登门时,细心的张子颖发现教授的老伴只是冲她微笑,不说一句话。

后来了解得知,教授的老伴早年因病失聪。张子颖径直去了书店,买了一本教手语的书,苦练一番后,二次登门。

教授明白了眼前这个姑娘的良苦用心,破例和她谈了很

久。他很欣赏张子颖执着的信念,拿出早年的研究笔记给张子颖看。

有了教授的指导,张子颖很快找到适合树叶画的野生剑麻叶,再运用教授传授的特殊技术进行抽湿,最后得到一张薄如蝉翼的树叶。经过干燥处理后,树叶没有出现破裂,反而呈现出一定韧性。

张子颖开始了她的叶画创作,人物、山水、鸟兽,巴掌大的一片树叶上呈现出栩栩如生、充满灵性的图画,令人无限赞叹。

三个月后,张子颖为叶画成功申请了专利。

后来,她的叶画走出国门,她还开办了一所叶画培训学校,在将叶画发扬光大的同时,也为自己提供了更多画源。

人人都想创业,也渴望成功,跨越最初那道艰难的门槛,少不了借助别人的肩膀。

一颗柔软而真诚的心,足以敲开所有坚硬的门。



## R 人生感悟

## 乘虚而入

□立新

我有个当骨科医生的朋友,前几天,我跟他在一个饭局上相遇。有个参加饭局的小伙子是骑摩托车来的,医生朋友善意地提醒他,当心以后患上关节炎。小伙子说:“应该不会的,只要天一凉,骑车时我就会把腿和膝盖护得很好,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。”医生说:“根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,得关节炎的人,极少是在冬天得的,反而

多是在夏天得的。”

在场的人都觉得这番言论有些奇怪。道理很简单,医生说:“正如这位小伙子所言,天一冷,他就会把关节很好地保护起来,让寒气无法侵入,但天热时就不再了。可天热时,也是有寒气的,比如从空调和冰箱里涌出来的。你稍不注意,它们就会进入体内,待着不出来,等待日后兴风作

浪,这就叫‘乘虚而入’。”

小伙子说:“是啊,我从不在夏天骑车护膝,看来得注意了。”

其实,何止是寒气乘虚而入,那些贪图享乐、损人利己、投机取巧、一劳永逸、攀比斗富的思想,如果不时时防住,也极容易乘虚而入,让我们患上大疾,成为一个有“炎症”的病人。

## N 耐人寻味

## 珍贵的批评

□张燕峰

沈尹默是我国著名书法家。他的书法有欧阳询之神韵,带赵孟頫之骨肌,深得众多文人墨客的欣赏。

早在浙江任教期间,沈尹默的书法就已声名远播。一天,在朋友家闲谈,他一时兴起挥毫泼墨作了一首五言诗,赢得朋友们的一致喝彩。后来,陈独秀看到了沈尹默的这幅作品,当即点评道:“沈君诗写得很好,字却不怎么样,流利有余,深厚不足。”

第二天,陈独秀就去了沈尹默府上。沈尹默一开门,陈独秀就大声说道:“我叫陈仲甫,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,诗做得很好,字则其俗在骨。”还没有看清楚来者面容,就招致如此“当头棒喝”,沈尹默听了心里很不舒服,但他还是强忍不快,礼貌地招呼客人坐下,并为他泡了一杯上好的明前茶。陈独秀坐了下来,边喝茶边谈起了书法,沈尹默听他说得很有见地,便虚心起来,认真地听他指教。

陈独秀的话让沈尹默大受启发。从此,他苦练书法,成为一代宗师。后来沈尹默感叹:“如果没有仲甫兄的批评,我达不到今天的水平,我得感谢他啊!”

面对他人的批评,很多人狭隘地认为对方对自己有成见,于是为了面子竭力反驳,甚至恼羞成怒。最后不仅错失了一位真正帮助你的良师益友,也堵塞了突破自我藩篱的进步之路。

面对他人的批评,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,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,只有谦逊坦诚的态度才能让对方敞开心扉。即使对方心存恶意,看到你如此宽宏大量,也不好意思得寸进尺,这样也便于化解矛盾。

## R 人生百味

## 不喜欢

□牧徐徐



我对10岁的儿子没什么要求,但他每周必须要背会一两首古诗词。一开始他还比较乐意,但次数多了,就有些排斥,每次都需要我催促。

最近,儿子迷上了下军棋,作业做完后,都缠着我跟他下一局。一开始我也很乐意,但次数多了,觉得有些无聊,过于“小儿科”。但儿子总是央求,让人不忍拒绝。后来,我想到了一个办法,要求他在下军棋前,必须要背会一首诗词,否则我就不陪他下。儿子爽快地答应了,而且还背得很快。他知道越早背会,越能早些在棋盘上与我“开战”。

有时,儿子会跟我抱怨,“爸爸,其实我不喜欢背诗词。”我说,“其实我也真不喜欢下军棋,但为了配合你,我也在认真下啊!”儿子不说话了。

很多不喜欢的事,也得去做。如果现在不去做一些不喜欢的事,将来我们可能连一件喜欢做的事情都遇不到。

## F 凡人一叶

## 还有多少人愿意听一听

□任万杰

凯尔泰斯·伊姆雷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家庭。

1944年夏,他被关进德国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,在那里,他遭受了非人的待遇,绝望地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。

后来德军节节败退,他被转移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。

德军战败后,凯尔泰斯·伊姆雷被盟军解救并返回了布达佩斯。他在布达佩斯《火花》报社担任记者,后来成为自由撰稿人。

凯尔泰斯·伊姆雷以自己在集中营的生活为背景,写出首部小说《无命运的人生》。因为内容太过真实,这部小说历经十年的周折,到1975年才

得以出版,但凯尔泰斯·伊姆雷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,一直过得非常平静。

他住在布达佩斯一间只有24平方米的小屋里,心无旁骛地写着自己的东西,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四十多年。

后来那里拆迁,凯尔泰斯·伊姆雷就租住在一家小旅馆里。

2002年,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此时的他已经72岁。

凯尔泰斯·伊姆雷毅然决然地把自己获得的奖金全部贡献出来,设立了文学基金会,自己却依然住在简陋的小房子中。

当记者采访时,他全程都没有说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。记者不断提醒他,想

把话题引到诺贝尔文学奖上,问他:“凯尔泰斯·伊姆雷先生,您就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吗?”

凯尔泰斯·伊姆雷平静地说:“我能炫耀的只有我在奥斯威辛劫后余生的经历,但还有多少人愿意听一听呢?”

战争的伤尚未痊愈,历史又怎能遗忘?它是前车之鉴,是警醒后人不能重蹈覆辙的警钟。

在凯尔泰斯·伊姆雷心中,金钱与荣誉并不值得炫耀,真正值得炫耀的是人生的经历,是从必死无疑的境地中生还的欣喜,是历经千难万险后还能顽强地活着的幸运!可那些伤痛的记忆,还有多少人愿意听一听呢?

